

中國經濟學社叢書

馬寅初演講集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經濟學社叢書

馬寅初演講集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

民國廿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九月印行

(一〇七七)

中國經濟學叢書 馬寅初演講集 第一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演講者 馬 寅 初

發行者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馬寅初演講集目錄

一 銀行之根本問題	一
二 吾國惡幣之影響	十四
三 中國的交易所	三十七
四 上海交易所前途之推測	六十
五 上海一百四十個交易所	六十四
六 吾國幣制之整理	七十六
七 外國貨幣買賣之危險	八十六
八 經濟學中之重要哲理	八十九
九 通貨派與銀行派之學說	一百八
十 中外國際貿易之比較	一百十一
十一 今日之輕資銅元問題如何解決	一百二十
十二 中外匯兌之缺點	一百二十六
十三 貨幣之起源	一百二十九

十四	信託公司……………	一百三十七
十五	吾國信託公司前途之推測……………	一百四十七
十六	中國的經濟問題……………	一百五十一
十七	評今日我國之講社會主義者……………	一百五十六
十八	銀行及交易所與社會之關係……………	一百六十二
十九	批評普通人對於銀行與錢莊之心理……………	一百六十四
二十	吾國商界與銀行界須注意於商業票據……………	一百六十七
二十一	國鈔擠兌不合乎經濟原則……………	一百七十二
二十二	世界最大之國家銀行如何維持……………	一百七十六
二十三	關餘與國鈔擠兌之關係……………	一百八十一
二十四	今日洋商銀行之勢力……………	一百八十三
二十五	中國之九大經濟問題……………	一百八十七
二十六	一千四百萬贖餘國庫券之利息如何計算……………	一百九十三
二十七	中國國際貿易之真相……………	一百九十八
二十八	十一年公債之市價如何計算……………	二百七

二十九	創設農工銀行之必要	二百十五
三十	馬克斯學說與李士特學說二者孰宜於中國	二百二十
三十一	上海金融狀況	二百二十八
三十二	太平洋會議與吾國關稅問題	二百三十一
三十三	裁釐加稅問題	二百三十六
三十四	中國銀行所居之地位	二百四十一
三十五	地方財政	二百四十五
三十六	中國重稅問題	二百四十九
三十七	吾國銀行發行鈔票困難之原因	二百六十九
三十八	何謂經濟	二百七十三
三十九	金融界應注意之要點	二百七十七
四十	好政府與好商人	二百八十
四十一	吾國關稅與幣制的關係	二百八十三
四十二	讀晏君才傑著公債論抒所見	二百九十三
四十三	經濟界之危險預防法	三百一

四十四 中國公債問題……………三百十五

馬寅初演講集

銀行之根本問題

九年十月十九日在
吳淞中國公學演講

孫錫麟
朱樸筆記

第一次

經濟界之恐慌與恐慌之結果——預防之法——關於信用之學說；(一)英人梅克里奧特 (Macle-

od) 之說；(二)德人克尼司 (Kniep) 之說——兩派之學說互異以其觀察點不同——兩說之評論

——兩說之調和——營銀行業者之預防法。

今天講的是銀行之根本問題。銀行的根本問題，爲數甚多，不能一一指摘出來，今天不過擇其最普通而最重大的來講。

就中國現今的情形而論，銀行是很要緊，保險業亦是很要緊，但現在中國的保險業，大半都是外人所辦。鐵路亦是很要緊，但現在中國的鐵路，大半都是國有的，而且這些國有的鐵路，大半都在北方，在南方幾省，仍舊是絕少；自東至西的鐵路如川漢鐵路，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造成。其中銀行業在中國倒很發達；除了新式的銀行以外，還有無數舊式的錢莊，所以我們來研究銀行。

銀行所最恐怖的是亂七八糟，濫發紙幣等，因之而發生恐慌。但現在中國的經濟界所發生的恐慌，大半却是政治上的恐慌而非經濟上的恐慌；如袁世凱想做皇帝，張勳復辟，直皖戰爭，最近的李純去世，這些

政治上的變化，在在都要影響到銀行。然無論是政治上的恐慌，經濟上的恐慌，總是恐慌，我們對於這種恐慌，不可不想出一個防備的方法來預防，預防的方法怎麼樣呢？就是謹慎從中。銀行是各種營業的中心機關，近銀行四週的各種正當營業，缺款的時候，都可以向銀行借款，但一有恐慌，紙幣兌現，存款取出，銀行就很危險，所以銀行最應當謹慎。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就是怎麼能使銀行不發生恐慌，不倒閉。

這個問題是很要緊的，無論是去學商學法，將來有志於產業，想做官當議員，都應該要知道的。

市面是要靠銀行來維持的，怎麼維持呢？那麼，不能不先研究「信用」(Credit)，信用就是銀行的根本。研究的學說最著者，有兩種：一個是英人梅克里奧特 (Melchior) 一個是德人克尼司 (Kniep)。梅克里奧特的學說，就是「信用可以製造資本」，「信用就是資本」。

他的學說的理由，我來做個淺近的例子來申說，譬如上海有一個棉商某甲，跑到無錫某處去收買棉花，甲一時手中無錢，他就到銀行裏去借款，銀行給了他兌換券，他拿了這幾張兌換券就可以到某處去取棉花，兌換券的本身，不過是一張紙，紙又不值甚麼錢，怎麼可以去交換棉花呢？這就是信用。這樣，信用豈不是可以製造資本嗎？信用豈不就是資本嗎？

梅克里奧特是英人，怎麼會有這種學說呢？那時蘇格蘭有種借款，叫做 Cash credit，譬如有一個農夫某甲要向銀行借款一萬元，乙丙二人做保人，因這種借款並無什麼抵押品，乙丙二人平素曉得某甲是個靠得住的人，所以肯替他做保人，但銀行借給某甲的，並不是一萬塊現洋錢，不過是信用，甲得了這種信用，就可以當錢

用，譬如向丁買物，就給他一紙支票，丁就可以到銀行去取錢，但仍舊是沒有現錢可見，不過在賬上，將某甲的錢轉到某丁的賬上而已。這樣來往，無現錢可見，要是沒有信用，怎麼可以呢？有了這種信用，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譬如某某用了這種信用，去開墾一片荒地，就能生產；那麼，信用不是能够製造資本嗎？信用豈不就是資本嗎？這樣看來，梅克里奧特的「信用可以製造資本」那句話的理由很充足。

克尼司的學說，恰巧與梅克里奧特的學說相反，他說信用決不能造資本的，他說兩個人在同時決不能用一物的，譬如一匹馬你騎了去，同時我就不能騎了。

譬如上行的調穀莊大綸，寫信到杭州去買綢緞，照中國的習慣是不當場付錢的，等貨到了，大家記在賬上，如杭州的賬上是付給大綸多少綢緞，大綸的賬上是收到杭州的綢緞多少，要等到月底，纔付清一部份，其餘的還要等到節上付，直到年底纔完全付清。

這樣杭州何以肯先交貨而後收錢呢？無非是信用。但這不過是時間的調劑，叫做「時間信用」(Time Credit)。譬如杭州在三月交貨，大綸到五月付錢，在這兩個月當中是信用，所以他說有信用就有時間，無時間就不成信用。

他說信用決不能造資本，譬如杭州已將綢緞交給上海的大綸，綢緞是資本，那時資本當然從杭州到上海，倘信用也是資本，信用在杭州，豈不是同時在杭州亦有資本嗎？杭州上海都有了資本豈不是一物同時能二用嗎？譬如杭州的一匹馬已經借與上海人騎了，上海人有馬可騎，杭州人決不能同時騎馬了。若信用亦是資本，

杭州人與上海人可以同時騎同一匹馬了，天下決無此事。

這樣看來，二人的學說，似乎完全衝突了。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我們曉得藥店的藥材，是到各處去收買的，所以中國藥店總說是「道地藥材」。現在譬如寧波是一升大藥材店，派人到溫州去收買藥材，溫州某甲賣藥材給收者，但某甲付貨給收者，收者並不當時付現錢，不過給某甲一張期票，寫明何時何日寧波的錢莊付某甲錢若干，到期某甲就可以去取錢。倘某甲不相信藥店，或錢莊，這種期票他就不要了。所以某甲須相信藥店或錢莊，這就是信用。但藥材是資本，藥材到了寧波，就是資本在寧波，某甲沒有了藥材，當然也沒有資本，信用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時間問題，就是先交貨而後取錢，怎麼可以說是製造資本呢？這樣看來，克尼司的學說的理由也很充足。

但是我們不能說兩個人的學說是錯的，或者那一個是錯，那一個是對的，不過他們的觀察各有不同。梅克里奧特是研究銀行的，所以他在平日銀行上所見的着想。譬如本校向中國銀行取了鈔票來發薪水給教職員，教職員拿了這種鈔票，就可以當錢用。倘若本校自己寫了些紙頭，發給教職員，他們當然不要，同是一張紙頭，何以一種他們要的，一種他們不要呢？這就是銀行有信用，他們相信銀行，曉得這種紙頭拿出去可以當錢用。這樣，銀行因為有了信用，就可以發紙票當錢用，豈不是信用可以造資本嗎？有信用就有資本，豈不是信用就是資本嗎？梅克里奧特是研究銀行的，所以他從這點上着想。

克尼司則從商業買賣上着想，像我上面所說的寧波藥店派人到溫州某處去收買藥材，藥收到了，僅允許

兩個月後付款，兩個月到了，某甲就可以去取錢，這是時間的問題，所以信用有時間以爲要素，但不能製造資本。但是無論如何，二人的學說，看起來似乎不同，其實是相同的，不過他們二人的觀察，各有不同。

現在我們且將這二人的學說來批評一下。

克氏說：「有信用就有時間。」但有時却不必要有時間，如兌換券就沒有時間，要求即付，無論什麼時候到銀行去取錢都可以的，這樣豈不是就沒有時間了嗎？

他又說：「物同時不能兩用。」照我上面所講的收買藥材的例子看起來，固然很對，藥材既到了寧波，溫州人決不能再用了；但我們細細的研究下去，有的時候，一物同時亦可以兩用的。譬如某甲存錢在興業銀行裏，他要借錢的時候，就寫一張支票到各處去用，不必向銀行去取現錢，他的現洋，仍舊放在興業銀行裏不動，某甲拿了支票，在外頭可買物買貨，到處發生效力，同時他的現洋放在興業銀行裏當作銀行的準備金用，這樣一物豈不是同時二用嗎？由此看來，克氏的學說，就不對了。

現在上海的銀行借款給同業，叫做拆票，是沒有抵押品的借款，銀行要用錢的時候，在兩天以外就可以將這種拆票收回，所以銀行又拿這種拆票當作第二準備金，這樣一方面錢莊拿了拆票去用，一方面銀行又拿來當作第二準備金，一物豈不是同時二用嗎？這樣就中國的情形看來，克氏的學說又不對了。

又如同業存款，上海的浙江銀行須預先存款在北京的某銀行，備匯兌之用，倘使某甲要匯款到北京去，就可以向浙江銀行買一張匯票送到北京的銀行去取，但是這同業存款，亦可當做第二準備金，既充匯兌又當第

二準備金，一物豈不是同時又二用嗎？由此看來，克氏的學說在中國又像錯了——但是研究下去，實在是不錯的。

梅氏的學說錯不錯呢？亦有錯的地方。

譬如某甲是無錫的米商，上海某乙要向甲買米，向銀行借款——銀行給鈔票——一萬與乙，乙交與甲，就將米交與乙，乙將米再轉運至外國，外國就付現洋給乙，乙將現款拿去還給銀行，取消以前的借款，銀行就將現錢去贖回他以前發出去的一萬元鈔票。銀行借款給某乙，是相信某乙，乙給鈔票與甲，甲要的是相信銀行，但是無論如何，究竟先有米——資本——而後有信用，倘使沒有米，乙亦不會向銀行借款，銀行也不會給鈔票與乙，乙也不會給鈔票與甲，信用亦無從成立，故必先有資本（米）而後始有信用；若說信用可以造資本，那麼，豈不是先要有了信用而後才有資本——（米）——嗎？這是根本顛倒，豈不是大錯嗎？我們應該說資本製造信用才對咧。

這樣看來，二氏的學說都有長短。

克氏是個學者，研究商業的，所以從商業上的觀察而下斷語，梅氏是一個銀行大家，從銀行上觀察，到底二人的學說都是一樣。

我們現在要把二人的學說合在一起，成爲中國的學說——就中國的情形而論，二人的學說，儘管可以合在一起。譬如先施公司到江西去買磁器，先施自己可以出一種期票給磁器店，磁器店就可以賣與江西的錢莊，

變成現洋，錢莊要錢用的時候，又可以將票送交上海代理店托其代收。——現在中國還沒有真正中央銀行，但無論如何，將來總會有的，如中國銀行，將來必定能夠成一中央銀行，江西磁器店就可以在江西銀行貼現變成現洋，江西銀行如需款甚急，又可以在中央銀行重貼現變成現洋，這樣磁器店貼現可以用現金，銀行到中央銀行貼現，又可以用現金，這樣看來，對於梅氏的學說「信用就是資本」似乎不錯。因信用票據能夠變為現金，但信用能造現金，決不能造資本（詳後）對於克氏的學說「時間信用」亦不錯，因先施公司所出的是期票，不是現洋，一物同時不能二用，磁器當然同時不能二用，這樣二氏的學說就可以合起來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磁器，沒有磁器就沒有期票，沒有期票就沒有貼現，也沒有時間信用了。我們研究銀行，須注意在這一點，銀行若借款給人家，須預先考查有沒有實在的貨物（collateral），倘沒有實在的貨物，而濫做放款，那真非常危險，倘真正有貨的，就可以放心大膽借款，不要緊的——意料之外的災禍，如貨物被燒，另外又是一個問題，否則濫借款給人家，將來必定要起恐慌。

又如某工廠，其內容是不甚設想的，但外人皆不知道，所以其股票時價不跌，主持工廠者又多方造謠，使股票時價漸高，遂以股票向銀行抵借款項，因票價提高可以多借，一面借出，一面又將所借數目作存款，可以憑支票提取。支票可以當現金用，是信用可以造成現金。以後工廠的內容，逐漸洩漏，外人都知其股票不值錢。股票的時價一落千丈，銀行急來索償，他的支票不能流通，即不能當錢用，是信用可以成現金，沒有信用就沒有現金了。但信用何從而來？就此一例看來，可知其從資本而來，工廠內容空虛，因其資本缺乏，資本缺乏，股票當然跌價，借

款當然收回，支要當然不能當錢用；是信用可以造現金，而資本可以造信用，沒有資本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現金了。如工廠開支甚大，出貨不能暢銷，是完全一蝕本的事業，其已有之財產不甚值錢，是其資本已甚缺乏，內容十分空虛，外人一知其真相信用頓失，不能當錢用；是信用不能造現金的原因在資本缺乏可知。資本可以造信用，信用可以造現金。梅氏謂信用可以造資本，實大錯而特錯。但梅氏之意，資本二字與現金二字互用，現金視同資本，故云信用可以造資本。

借款的可與否，在簿記上是看不出來的，要使銀行不危險，簿記統計是沒有用的，簿記不過是一種手續，要曉得將來的變測，非從全體上打算不可。

總之，要防止將來的恐慌，必須要謹慎從事，先要考察實在是否有貨物，是否能夠暢銷，然後再借款。若有貨而不能暢銷，等於無貨，無貨即等於無資本。

有時有貨物亦會有恐慌，譬如一塊好田，平日無水無旱，田主向銀行借款，銀行付款給他，當然安然無事。但是倘若有人要到蒙古去造鐵路，向銀行借款，倘若這條鐵路造好後，生意不好，款子收不回來，銀行豈不是要起恐慌嗎？

又譬如有人要到某處去開礦，向銀行借款，倘若礦開出來不好，款子又收不回來，銀行豈不是又要起恐慌嗎？所以貨物亦要細細的考察，究竟靠得住靠不住。

以上所說的四種事業，第一種磁器業，當然在商業銀行範圍之內；第二種耕種業，在德國日本為農工銀行

應做之事，但在美國商業銀行亦可以做，但無論如何第三種之鐵路建築，與第四種之開採礦產，均非商業銀行應有之事；因這種事業，究竟可靠不可靠，實一疑問。但欲使國家發達，其人民必須有冒險性；否則，築路開礦等大事業無人去做，尙復成何國家，西人謂社會的進步，根於進取性，良非虛語。此由看來，社會必先有冒險性與進取性，而後方有進步；而商業銀行不能做冒險的事，豈不是成了一種難解決的事情了嗎？今日時候已遲，如何解決，請待下次演講時指出。

第一次

前次所講的結果是：

先有貨物然後纔有信用，信用能够造成現錢，所以銀行放款一定要有貨物。

譬如：

甲賣貨物給乙，甲寫一張匯票(Bill of exchange)給乙，乙就簽字承諾，一月後付錢；如果甲一時要錢，而期限還沒有到，於是甲就拿這張定期匯票到銀行裏去貼現(Discunt)，換現銀，銀行裏看見了票上有確實的貨物，就付款，倘沒有貨物，所出匯票成爲空票，銀行斷不肯冒險貼現。

但是照這個樣子看起來，商業銀行都要有靠得住的事方纔肯做，靠不住的就敢做，那麼世界怎麼進步呢？

譬如：

我們到蒙古去開礦，是一件最靠不住的事，因為資本家必定先要拿本錢去買機器，雇礦工，然後纔能夠動手，成功與否尚不可必；如果要是照銀行先有貨物然後放款的規程去做，豈不是蒙古的礦永遠不會發現了麼？世界永遠沒有進步了麼？所以這次的學說，是和前次的衝突的，因為商業銀行為謹慎起見，必須先見貨物，而後始敢放款，若到蒙古去開礦，必須先帶資本，而後始能見貨物，豈不相反嗎？我們怎麼樣去調和呢？現在大略說說：世界上有錢的大資本家，眼光都很遠，像美國的鋼鐵大王，煤油大王等，都有計算未來的能力，但是我們亦斷不會次次成功，總有幾次失敗的。像這次歐洲大戰前一二年，他們開礦，不料到開戰後，礦工都當兵去了，於是礦也開不成，油也不能夠運到外國去，大蝕其本，但是事前他們怎麼能夠料到呢？這是不過冒險罷了，冒險是能夠進步的。就像新文化運動，若是沒有陳獨秀，胡適之等冒險，怎麼會有今天的成功呢？所以如果都要像銀行這樣的小心，那麼世界上也永遠不會有新發明了。

從前澳洲 (New Zealand Australia) 某地方，有一塊金礦叫 Thomas Gold Field，起初礦學專家都去看過說沒有金礦，但是後來有幾個資本家偏要去冒險，竟開到許多的金子。現在歐美各國的金子，差不多都是從那裏來的。所以從前歐美各國用「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 的很少，現在已經很多的了。要是從前沒有這幾個資本家去冒險，那麼就現在金子一定要不夠，用「金本位制」的國永遠不會增多。所以我們中國若是要想改「金本位制」，非有幾個冒險家不可！

關於危險 (Risk) 這個問題，我去年在北京大學曾經講過。我說：世界上無論什麼都有危險，有了危險纔能